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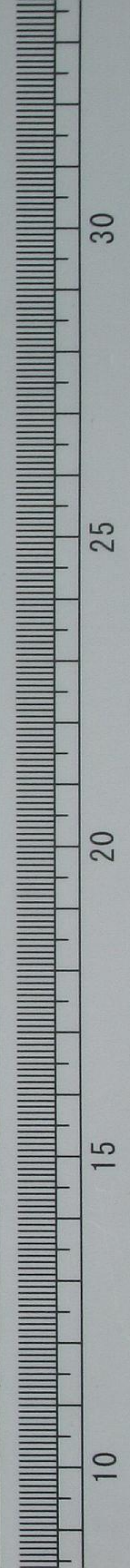
近世佳人傳

蒲生重章著

三編二卷

下

柳田文庫
文庫11
A1696
6



文庫 11
A 1696
6

柳田泉文庫

近世佳人傳三編卷之下

東京 睡花仙史著

小仙傳

小仙者。大坂堀江大房席之名妓也。年二十六。風姿窈窕。眉目清婉。少年爭聘之。一日應聘。將急往茶店。會有老車夫。敝衣管笠立路。小仙乃乘其車而走。車夫喉喘肌汗。纔能抵茶店。乞飲水。小仙乃憐與水。且曰。唯飲冷水。恐傷脾胃。可飲此藥。出寶丹與之。車夫感其仁。恕曰。洵爽精神。多謝々々。小仙探懷中出二十錢與之。車夫大喜。謂小仙曰。不料至老作此賤業。

羽峯曰老
羸困頓之
狀寫出妙
又曰吁亦
仁哉

近世佳人傳 三編下 備註

也。小仙聞之曰。聞子之言。見子之容儀。洵非賤相也。子元何人。車夫鳴咽答曰。僕元攝州三田之產。仕九鬼某侯。食祿若干石。稱小林卯平。廢藩後奉還家祿。以賜金為商。為人所欺。悉失資本。遂作此賤業。淚隨言墜。小仙亦泣曰。妾亦有似子者。妾元奈良春日神社官司梅本中務大輔之女也。維新後被廢神職。失產赤貧。為父母鬻身墜在此苦界。歔歔者久之。茶店主人隔戶聽二人話。既畢。開戶闖然坐二人前曰。余今悉聽卿等語。其身世不覺沾衣也。因有欲問卿等者。請來于此。延二人於奧室。危坐曰。余元泉州堺人。

山本某之第二子也。年十九為九鬼侯卒龍川金兵衛義子。時小林卯平君父卯右衛門君職為物頭。故自余襲家。以至就職。皆君之所周旋。且余年少惑女色。君數諫之。而余不悟。遂以過見逐。君尚不棄。臨去。被惠財物。鴻恩銘肝。而不忘。不料其令息而為車夫也。余幸以高庇來于此地。開茶店。號住吉屋。改名曰虎吉。其業日昌。此皆子之父君之恩也。我豈忍見子之零落如此乎。我將養子於吾家。子其肯之。又謂小仙曰。吾亦非與卿無緣故者也。吾妹多幾者。嘗嫁界商人生一子。既而大歸。子亦死。因為春日神社官司。

羽峯曰猶
觀一場演
劇令人悲
喜交至事
奇文妙

梅本氏乳母。時梅本氏有二女。姊曰某。妹曰阿花。吾
妹之乳育者。即阿花娘也。卿姊耶。妹耶。小仙聞之大
驚曰。妾即阿花也。掩袖而泣。虎吉前膝曰。然乎。々々。
夫人生榮枯盛衰。是雖其常事。二人之至於如此。真
所不夢想也。然阿花娘不出贖身金。則末如之何。請
徐々謀之。乃先還小仙。而留車夫為食客。行將授之
家業。小仙亦屢受其恤。虎吉行將欲拔其身於泥海
云。

睡花仙史曰。因小仙之憫老車夫。遂為虎吉所知。共
依其力。小仙之仁恕。洵可稱也。虎吉之義俠。亦尤可
稱也。故余合叙之如此。

南摩羽峰曰。助人者人亦助我。人一理。始無有
二致。觀小仙可以知也。語云。天道好還。信也矣。
孫君異曰。離々奇々。如聽老法師談因果。不知涕
淚之何從也。若推廣其意為院本。直是絕好傳奇。
春山老圃曰。奇事奇遇。如讀一篇小說。但以勁古
之文行之。此與小說異耳。
拙軒山人曰。近日有新築劇場。登革舊習之議。若
以此等傳為院本而演之。不勞脚色。自足使人感
焉。亦名教之一助也。

右近傳

拙軒曰出語不凡他日豪舉胎於此

右近初名阿無為芳坊校書稱米吉幕府末年芳坊頓衰歌妓不賣色不能養父母米吉慨然曰與其犯法見醜體寧若公然為娼妓乃鬻身於稻本樓而獲五百金以付父母右近有俠骨不欲立人之下風以校書入娼籍殊有競奢侈之意其所居房窮極華麗又多購花簾以贈茶店一夕招集歌妓幫間大張揭籍之祝宴於是其名噪于一時判事小松某與右近狎昵時人稱曰燈籠豪客云明治十一年右近欲施與夏衣於廊內衆庶因請借三百金於樓主主辭之

羽峯曰右近固可稱岩龜樓主亦可稱

又曰善狀身屈人之情態

曰既已貸五百金未幾又請三百金於吾家法不可右近笑曰妾身自期抵千金而欲僅々五百金以役之乎會橫濱高島坊岩龜樓主人聞之曰右近之言洵然乃贈右近書及金償其負債更與三百金而拉去右近在岩龜樓一年所去如浪華云
睡花仙史曰右近么麼婦女而期身於千金況鬚眉丈夫乎而士之失官窮於衣食者往々身屈昏夜乞衰於權門欲得斗舛之祿亦可憫也夫
孫君異曰女子若此固自不凡論借題發揮淋漓痛快亦可見作者見地之高

近世傳人傳 三編下 蒲生氏

南摩羽峰曰。人之處世。不可不自重。以高占地步。不然。事皆出苟。且昇屈。不能有所為也。若右近。可謂能自重者也矣。

拙軒曰。是故人貴有知己。古來英雄豪傑。不如右近者多矣。噫。

芝房子曰。唐楊光遠。惟多矯飾。不識忌諱。遊謁王公之門。干索權豪之族。未嘗自足。稍有不從。便多誹謗。常遭有勢者。撻辱畧無改悔。時人多鄙之。云楊光遠。慙顏厚如十重錢甲。余觀世之士大夫。不為楊光遠者。幾希。作者醜之。故借題罵殺。殊痛快。

羽峰曰。情婦之一語。勝父兄之千萬言。

小島小松合傳

小島。西京校書。有殊色。絃歌絕倫。書生島田某。視而悅。日夜張燕而聘之。學資為之一空。猶典衣物。而耽溺不已。於是小島謂某曰。君青年。今而困學及第。為博士。則妾身唯郎君之命。若不用妾言。耽溺酒色。而不勉學。則妾自裁。而恨郎君耳。淚隨言而下。某爽然自失。曰。僕過矣。僕過矣。遂勉學。迨等輩云。

小松。長崎丸山商某之女。安政間。父誤商算。家產頓墜。賣盡宅地。猶不能自活。小松患之。鬻身青樓。以養雙親焉。天性溫厚。舉止嫻雅。嫖客有惑溺甚者。輒諫。

近世佳傳 三編下 五 備註

又曰其意忠厚

拙軒曰僅限此我邦外人獨可誇

曰君亦有父母之在。必煩尊慮。宜三思焉。妾不忍視君之誤。青年之身也。因歔歔掩淚。賦國詩示之曰。逐天遣留情。毛知羅壽火。取蟲其至性。惻怛如此。睡花仙史曰。騙青年而攫黃金。此妓人娼婦之常。而今小鳥小松不攫黃金而戒青年。其言惻々動人。豈不亦奇乎。

孫君異曰。小島情以勵學。小松孝能錫類。皆大異乎。倡伎之所為。誰謂此中無人耶。南摩羽峯曰。身陷於泥海。而心清潔。猶蓮花不深淤泥。兩女為客盡忠。而不為金眩。是皆不學而然。

誰謂人性不善邪。

春山老圃曰。貧時契如膠漆。一旦榮達。視舊交陷窮厄。愁不相顧者。滔々皆是。視此兩女子所為。豈不愧于心哉。

拙軒山人曰。一以悲語勵其事業。一以誹句釋其痴情。纖女子而有此方便。勝瞿曇百日之說法。芝房子曰。此傳青年輩。宜三復。能感悟于此。則事業必成也。作者多見由是誤身者。故叮嚀如此。亦是一片之婆心。

勝次傳

勝次。麴坊貝坂校書。初為柳橋雛妓。有殊色。文久二年壬戌夏。麻疹流行。女兒多死。勝次亦患麻疹。乞余藥而愈。其父母大喜。來謝再生之恩。自此余開燕。則勝次必來佐興矣。方其卧病也。余使門生某代診。某悅其容顏絕美也。恍然按小指以內。非動脈處。而只凝望其顏久之。勝次見其診脈與余異也。欲笑而忍之。雙臉潮紅云。後余至日祭神農而會客。勝次來佐酒於稠人中。屬杯某曰。報嚮日之診脈也。一座大笑。某赧然。勝次正色曰。先生回生之恩。固不可忘。君一

羽峯曰狀得妙

又曰好謙

診之奇亦不可忘也。其滑稽佐興如此。勝次性孝友。善教其妹。亦以校書行于時。

睡花仙史曰。余之隱醫卜於麴坊也。一時有名校書來問占乞藥。且佐酒者衆矣。今則寥寥。無聞亦可以觀世焉噫。

孫君異曰。淡々寫去。當日之情景活現紙上。真寫生好手段。

南摩羽峯曰。書生之痴情。校書之才情。映發甚妙。使人噴飯。

春山老圃曰。聚亭一時醫業之盛。可想見。今則閉

戶著述。前後如別人。要亦偉人傳中之人矣。
拙軒曰。偉人傳中宿瘤老僕老媪皆已足傳焉。勝
次亦受先生愛顧。身名不朽。但門生代診。按無脉
處。狀得如画。唾然失笑。

芝房子曰。片桐石厓善品。評美人。嘗目勝次曰。紅
玉。一夕携觀花于澤堤。仙史有詩云。暖煙香霧艷
陽天。十里長堤花欲燃。一樽醺醺須傾盡。此景此
夕價萬錢。醉携紅玉徐步月。人影花影共嬋妍。

豐岡傳

豐岡。幼字登世。北里某樓名妓。為人豐頤長身。眉目
清秀。有富貴骨法。以豐岡與鳳岡邦音相近。號曰鳳
岡女史。本土人某之女。性至孝。以父死家貧。粥身以
養老母。品行端整。儀容靜婉。少年輩爭聘之。莫善當
其意者。獨屬意書生。棋溪者。嘗贈詩曰。自號鳳岡豈
無意。高處望君西向啼。彤管寫思爭得盡。夢魂夜々
落梅溪。睡花仙史戲賦。長句贈之曰。鳳岡女史年十
八。風姿如鳳立高岡。意氣高爽謝女伴。獨鎖紗窓倚
書床。永晝讀倦時。操筆疎竹幽蘭寫。欲活女工絲竹

羽峯曰何
其多能

拙軒曰一
結悠然

遊世佳傳 三編下
皆。巧。妙。誰。知。繪。事。出。其。未。東。隣。年。少。悅。其。美。西。隣。年。少。戀。其。技。鑽。隙。相。窺。呼。其。名。女。史。讀。書。如。不。視。麴。坊。有人。號。棊。溪。其。人。木。強。松。柏。姿。女。史。一。見。意。戀。贈。詩。致。意。亦。何。奇。事。我。記。傳。其。略。却。愧。我。詩。非。奇。作。一。誦。自。知。人。不。信。應。云。空。中。起。樓。閣。豐。岡。見。之。嫣。然。開。紅。脣。曰。先。生。筆。端。有。仙。術。善。使。賤。妾。脫。却。泥。海。為。五。雲。樓。中。人。矣。何。賜。加。之。仙。史。曰。骨。法。如。卿。而。豈。有。長。在。泥。海。中。者。乎。豐。岡。曰。先。生。善。調。人。耳。無。何。遭。戊。辰。世。變。不。知。其。所。終。
睡花仙史曰。余相豐岡。為有富貴骨法。猶昨日耳。而

儂指既已廿年餘矣。不知其後果歸富貴家否耶。如今猶無恙。既已成老婆矣。古人有句云。女子盛時無十年噫。

孫君異曰。士夫之子。淪入青樓。其多才藝。自是本色。若其情有專屬。尤為不昧本根。仙史貺以長篇宜矣。

南摩羽峯曰。豐岡之文才。能博仙史之長篇。蓋亦以有富貴骨法乎。何其幸也。

春山老圃曰。子闇固端人矣。而識名娼才妓。前後數十人。亦奇也。蓋愛才之泛耳。

拙軒山人曰。如是夫。吾兄汲々乎傳人之美。已贈之詩。復立之傳。無他。出衛道之盛心也。敬服。

芝房子曰。余亦識棋溪幕府旗下士。戊辰世變後。至静岡。為學校教師。彬々文武士也。聞己丑九月病歿。嗚呼惜哉。記冬夕寒甚。妓圍肉陣。通宵行酒。仙史梅溪皆病醒。豐岡作雪花菜粥。羞仙史乃賦詩云。金蓮裊々下樓迎。纖手扶將太有情。遮莫凍雲吞月黑。不妨飛雪打窓鳴。肉屏風裡冬三伏。銀燭光中晝四更。曉起尤欣渠解事。羞余魚粥療餘醒。儂指既已三十年前一夢也。噫。

阿弓傳

阿弓。越後蒲原郡白根町關根松之助第三女。鬻身於野州合戰場驛娼家。以養父母。居未幾。父來告窮甚。阿弓呈所貯金五十圓而還之。無何。兄又來曰。余失策於商業。質宅地金百五十圓。今而不贖返。即歸他人手。故來謀耳。阿弓曰。此天厄也。兄其勿患。乃賣衣服。算釵得金五十圓。又請延已鬻身之年。期於主人。得金百圓。合以付兄而還之。阿弓為人溫雅婉婉。善遇客。又知文學。可尚。明治八年。官有建學之令。阿弓聞之。率先眾庶。獻金若干。官賜木杯以褒之。

羽峯曰何其孝

友又曰何其

義又曰何其

睡花仙史曰。阿弓以泥海苦行之身。為父兄。為官。捐金而不吝。亦可稱也哉。世有安坐積萬金。視骨肉故舊之寒餓而不顧者。何其無情也。可恠哉。

孫君異曰。弱女子為父兄。既捐其清白之身。又傾其集聚之財。情至義盡。無毫髮憾。為其父兄者。其何以堪。至助金建學。鬚眉聞之。得無顏汗。

南摩羽峯曰。阿弓以妙妙之身。能救其父兄。又能為官納金。是雖出其天賦。而亦由其知文學之可尚歟。

春山老圃曰。倡妓品類。亦由居處。故若芳原有才

藝。有志操。有義俠者。古今接踵。至驛妓站娼。大率猥褻污穢。幾乎匪類。若阿弓。真泥中之蓮華也。

拙軒山人曰。嗚呼。學之不可已也。如此鬚眉男子。而目不知丁字。毳帽戴頭。高視闊步。揚々自得。此又何也。

芝房子曰。孝友義舉如此者。雖鬚眉男子。亦難多得。而出乎娼妓之賤。何其奇哉。世之子弟放蕩無賴。為父兄親戚之累者。聞阿弓事。應慙死。

明石傳

明石者根津八幡樓名娼也其父家貧不能自活明石乃粥身以養焉下谷池端魚商有清五者一夕為其友所誘遊八幡樓聘明石甚驩約再會而去及期無貯金不能聘明石盡一夕驩乃悄然抵八幡樓見明石曰余家貧日賣魚城市以僅養父母今日無贏財不能履前夕之約故來辭也卿幸諒之明石慨然嘆曰妾與千客相接未曾有來謝違約者此孝子也信人也且妾亦為父母粥身者願委身於若人乃典衣服筭釵得金若干屢私招清五情好如夫婦云

羽峯曰孝子也信人當下得確當

睡花仙史曰尾生與一婦人相約於江上水漲而不去遂抱樞柱而死古今以為信人豈不至愚哉如清五之為養親違約而辭謝則似失信而實信矣其賢於尾生也遠矣而明石之嘆服其孝且信亦可稱也夫

孫君異曰有此客有此伎可謂並美今亡矣夫可勝太息

南摩羽峯曰傳云至誠而不動人者未之有也若清五者區區賤商而娼婦則以騙詐攫金為業亦能以至誠相感動如是當今輕薄少年聞之可以

媿死也。

春山老圃曰。明石之客。豈唯千百。而得其歡心。如清五果。幾人。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清五有焉。芝房子曰。信人言也。不可食也。世之常食言而無信者。即非人也。禽獸也。尼山云。民無信不立。清五來謝違約。乃不失信也。故能使婦女感服。是信之德也。

阿縫傳

阿縫。大坂九郎右衛門坊校書。有殊色。絃歌絕倫。同坊有俳優歌十郎者。美妓以藝鳴于時。悅阿縫。日擲財聘之。悉典衣物。窮甚。不能復上劇場。阿縫哀為已窮。將救之。而策無所出。竊典主人什物。以救其急。其意在賣已衣物以償還之。而事未暇為。為主人所發覺。訴之官。捕二人下獄。阿縫痛以已故。累歌十。憔悴骨立。殆廢寢食。既而官流二人于薩摩。舟中歌十病作。阿縫不慣船。輾轉嘔吐。不省人事。聞歌十病強起。請吏侍湯藥。看護甚力。歌十因得愈。已到薩。配歌

春山曰。主人無情。不解事。使人窮死於海島。余恨不挂其面也。

羽峯曰情
意繼續

十于屋久島。阿縫于種子島。實慶應年間事也。屋久島與種子島相距僅六里。長濱最近。屋久島望之。樹木蒼然。呼欲應。阿縫常到長濱。望屋久島。泣曰。吾郎安在。吾郎安在。歌十在配所三年。病死。阿縫聞之。日夜慟哭。如不欲其生者。一日語人曰。昨夜吾郎來迎我。其夜不知其所往。近隣大驚。搜索遠近。得其屍於長濱海中。檢之。盈蓄石礫於兩袖。村人感其貞節。厚葬之。初阿縫之在島中也。村人多招聽其絃歌。漁人舟子或悅其美。桃之阿縫乃怒而罵之。未嘗為強暴所污。種子島人西村時彥為余說如此。

睡花仙史曰。阿縫之事。元莫足傳者也。然其情之厚。節之貞。亦有足稱者。故余立之傳。時彥又曰。島人或言。阿縫通村人某。恐事漏。故投海而死。因辨其冤曰。果然則歌十既死。他無可憚者。當長情好綢繆。共樂歲月。何苦而溺死之。有彼其為歌十。嘗萬苦終始。不易而及其死。許身於他人乎。此人情之所必無。時彥之言。先獲我心。故併錄之云。

又曰。吾邦山水清淑。神氣之所鍾。雖娼妓之賤。其節操。往往有知許者。而方今異類雜居。人情日趨輕薄。婦人或鬻色于海外。何其醜也。而肉食恬不之省。是

羽峯曰可
嘆可慨

拙軒曰筆
端有劍

又。何也噫。

南摩羽峯曰。校書俳優。皆區區賤業。而私暱惑溺。固無足論者。然其情好之密。至聞情夫死。而投海以死。世之士君子。或有夫妻反目。鏡破絃斷者。豈能無耻此二人乎。

孫君異曰。其人雖輕。其情甚重。其節若此。其傳無疑。彼島人之言。吾亦當百口辯之。曰。必無必無。春山老圃曰。子聞有所感觸。則假以立傳作論。以發自己所蓄。於偉人傳中。往々見之。如此篇亦爾者。不必為斯人也。

拙軒山人曰。多少感慨。托阿縫傳。尚是龍門傳遊俠之遺意。文思珊々。

芝房子曰。阿縫之投海。情厚於其夫也。豫讓之厲啞。子房之鑊推。情厚於其君也。荆軻攝政之匕首。情厚於其知己也。凡忍於死生之際者。皆有所不忍者也。而我邦正氣鬱勃。為國為君。忍於死成仁者。千載不衰。豈不盛哉。

佐香保傳

佐香保者。江戶芳原角坊並木樓名妓也。風姿窈窕。容顏嬋妍。性愛清閑。有良家淑女風。正保年間。西國大諸侯侍臣某。扈侯來江戶。一夕遊並木樓。見佐香保。大悅。遂宿焉。情好甚密。後屢訪之。有贖身之約。既而侯以疾歸國。某亦從歸。後侯遂卒。某割腹以殉焉。其將殉也。作遺書及歌一首。副遺物。以贈佐香保。其歌曰。加津武壽比。加津來天歸留。宇太加太乃哀禮。波加奈幾。世乃契加奈。佐香保獲之。哭而慟。雙淚沾衣者數日。一夕。手剪髮深更。乘兩暗出樓。俟天明詣

君異曰十
字為一篇
之主

又曰何其
勇

町奉行所。垂泣而白曰。妾欲歸佛久矣。而身在青樓。不能遂志。今志益切。不能自禁。乃剪髮而來。願御役人樣。哀妾志。諭樓主。使遂妾志。御役人樣謂有司也。有司乃召樓主。諭之。樓主曰。佐香保為人溫順。自幼勤仕不怠。廿餘年於茲矣。今則當如其志。乃拉佐香保去。遂削髮為尼。更名貞間。樓主將作草庵與之。貞間曰。年少獨住庵。恐及為身累。寓主家。修佛事而足矣。居有年。晚自結草庵於鎌倉玉繩里。而住焉。年八十餘以寂。

又曰何其
明
又曰回頭
是岸

睡花仙史曰。忠貞一也。某之割腹。即佐香保之剪髮。

也。但夫有割腹之忠誠，故能使佐香保剪髮耳。鄒叟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信夫。

徐少芝曰：一誠所積，堅於鐵，併入和歌作剪刀。

孫君異曰：芝草無根，醴泉無源。觀于此益信。誰謂此中無久耶。

春山老圃曰：此雖由佐香保操持堅實，然侍臣某使一遇能盡其節，則某為人必有大異焉者。惜乎沒其姓名也。

拙軒山人曰：身在花柳，守節歸佛。市尹亦諭樓主，使得遂其志。當時寬厚愛民之政，可以見也。

網子阿芳合傳

網子者，江戶小石川舊幕府吏山口某之女生，而有殊色。文久元年嫁佐々木隼之進，明年隼之進病死。網子年二十一，姑老悖貪婪，將圖賣網子於北里，以獲巨金。網子愀然謂姑曰：妾粉壘身骨，不敢違命，但為娼妓，無辭於公。夫請恕之。姑怒曰：余之所命於隼之進，何有。網子知其不可回，乃語之實。母々々竟使之大歸。網子終身祭亡夫之靈而不怠云。

阿芳者，麴坊商某之女也。年十七，風姿娟楚，事父母孝，比隣稱之。某家道窮窘，因將賣阿芳於橫濱妓樓。

孫君異曰
意正詞嚴
可質天地

孫君異曰
亦婉亦悲
令人讀之
泣數行下

直已定。阿芳聞之，嘆曰：我雖女子，亦生于神州，豈忍為髯虜所污乎？乃自執剪刀，截其髮，以示父。泣曰：兒不從大人之命，不孝莫大焉。然兒寧死，不忍為髯虜所污。除此，則入水入火，亦唯大人之命。父憮然竟止。以阿芳為貴家使女云。初，阿芳之截髮也，或謂之曰：子如橫濱，則身纏錦繡，口飽肥甘，不亦可乎？何自苦如此？阿芳輒罵曰：咄！痴漢！汝烏知我々身寧使神州之黃耳觸，不使西洋之髯虜觸？

睡花仙史曰：綱子之薄命可憐，而其貞操如霜雪。癸亥秋，阿芳有疾，吾友藤村皆天素知阿芳，因使余療之。時阿芳髮未長，種々然，手巾裹之。余見其為久柔順少女子耳，而其吐言激烈如此。嗚呼！二女之志，不可奪，可以勵薄俗矣。

孫君異曰：其事卓々可傳，其文曼々獨造，合之兩不朽矣。綱子遇惡姑，阿芳父聞其言，憮然竟止，較之綱子所遇，尤為稍勝。然而並可憐憫，得先生表章之，實不幸中之大幸。二女其知所感哉。

小山春山曰：女有姿色，而夫早亡，或家貧苦，人竟生奪志之念。況於頑父，罵母之無情乎？詩云：鬢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矢靡他，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二女庶幾之矣。

村山拙軒曰。極是人生難處之苦境。二女終能全其清操者。誰謂天道無是非耶。事關風教。合傳表之。亦先生衛道之苦心。己丑四月初六。於成達書院拜觀。

芝房子曰。新聞紙載。深閨貴女與外人私。生碧眼兒。其姦輒顯。若使二女聞之。其謂之何。吁。

盛絲傳

盛絲。初名阿豐。東京本所七軒坊商淺野某女。明治初。父破產貧甚。己卯夏。阿豐鬻身於橫濱神風樓。獲金數百圓。以付父母。時年二十。改名宮內。姿貌麗娟。性好任俠。又信佛。衣服器物。皆畫髑髏及蓮花。好奇者多聘之。其名噪于濱港。既而為吉原品川樓主所買。宮內乃適其樓。會其名妓盛絲與谷某情死。宮內自請遷其房。又襲其名。因自稱其妹。每忌日。招僧行薦事。施與窮人。且與樓主謀建碑其墓上。名曰新比翼塚云。

睡花仙史曰。夫画髑髏。遷於情死人房。襲其名。皆世人之所嫌避。而彼好為之。豈有悟於佛理耶。抑既為父母。棄身於泥海。故為此奇俠。以見不有其身焉。邪。於戲達矣哉。

徐少芝曰。汝身非汝有。列子之說也。不意青樓中人。亦有此大智慧大解脫。

孫君異曰。如泡幻。如夢影。如露。亦如電。盛絲之所為。皆深於禪悅者。

拙軒曰。既襲其名。又建碑曰新比翼塚。亦慈悲亦風流。

春山老圃曰。若盛絲隨身於泥海。而心游於物外者矣。

芝房子曰。莊子嘗問髑髏曰。夫子貪生失理。而為此乎。將子有亡國之事。斧鉞之誅。而為此乎。將子有不善之行。愧遺父母妻子之醜。而為此乎。將子有凍餒之患。而為此乎。將子之春秋故及此乎。予亦問之曰。夫子無仕。日食肥肉。擁美姬。病胃虛腎。而為此乎。將子誤人國事。為志士所惡。而為此乎。將子惑溺乎娼妓。欲居比翼塚。飲鳩。而為此乎。其荅。夢覺。悉忘之。盛絲好画髑髏。其亦有所問乎。

金絲白露合傳

君異曰不愧其名

又曰具大知識可稱並羨

金絲北里品川樓名妓風姿袅娜似柳絲弄嫩金白露亦北里大文字樓名妓玉肌花顏如秋露點芙蓉二妓才色並冠于一時金絲一日謂樓主曰妾等雖在歌吹海異日或從良齊家豈可不講教育之道乎乃設金蘭社使眾娼妓講習白露亦倣之設玉蓮社越後牧野錢叟作長句貽金絲其詞曰金絲綴出金蘭社妙態嬌姿轉瀟灑王澤知時似雨降文華波及蛾眉窓紅粧同結金蘭契一座團藥習諸藝誼可斷金氣似蘭青樓白日影般般君不聞睡花仙史驅

君異曰吾亦云然

筆硯名花簇々清揚見前後二十有九人昨來已著佳人傳仙史有情仍有謀留名藝苑期千秋誰為其社煩仙史玲瓏筆下鳴斯羨朝野新聞紙稱其舉而傳之

睡花仙史曰娼妓之賤而尚知教育可尚亦可嘉也忍使之汨没于泥海哉宜矣錢叟之作詩欲使余鳴其羨也

徐少芝曰觀錢叟之詩使後世有金絲白露其人者定有與睡花仙史生不同時之感也孫君異曰其人其事其詩其傳皆不可多得者合

之則四美具。讀之者能不激賞耶。
春山老圃曰。兩妓講肄脩齊之學。優二喬讀兵書萬々矣。
拙軒山人曰。賤女子兩具。此見解。實行其事。今也。丈夫而不知教育為何物。誤其子弟者。往々有焉。可不歎乎。

阿德嶺松合傳

阿德年二十左右。嶺松年十八。並越後五泉大和樓名妓也。阿德五泉產。幼喪母。入妓籍。養老父。嶺松本村松士族某之女。幼喪父。亦入妓籍。養老母。並歌舞絕妙。儀容清婉。嫻乎禮節。己丑九月。余北省旅寓五泉。二妓屢來佐酒。一日村松舊知事奧田君謂嶺松曰。卿宜早選良脫。妓籍嶺松赧然掩袖拜伏。殊可憐。余乃作詩曰。元是良家子。清婉冰雪容。為卿拈陶句。冬嶺秀孤松。一日阿德來。乞余題詩金粉扇。余書美人讀書美人睡起詩與之。阿德酬以金玉糖餅子一

孫君異曰
詩清而腴

又曰好復
筆好收語

春山曰此
段節作嗚
呼是二女
之所不為
也却似有
餘味何如

大盆余乃賦詩謝之曰累々凝結金莖露宛似黃柑
霜色清多謝仙娥醫肺燥一盃分得饋長卿後五泉
有社祭街頭載舞臺於大車輓行每戶奏歌舞余在
客舍主人關川子靜延余樓上酌酒賞觀將奏舞捲
画簾則阿德端坐臺上奏絃歌忽睹余嫣然拜伏殊
可憐

睡花仙史曰二妓窈窕有淑女之風而為養老親並
隨在妓籍余殊憐之為立小傳嘗聞洋學者言云養
育兒女父母之義務兒女長而養父母非其義務也
嗚呼何其過且忍也曾是二妓之不及悲夫

孫君異曰。鬻身以養親。其非得已也。其可憐也。得
此文以傳之。真當拜伏。論有微旨。若輩見之。得無
慚汗。己丑九月十一日。

小山春山曰。二女雖不幸入妓籍。因是得此佳傳
以傳之天下。果謂之不幸耶。抑謂之幸耶。

村山拙軒曰。二妓托先生之筆。得傳美四方。亦孝
感之所致歟。誰謂天道無是非耶。

芝房子曰。睡花先生遊北越。僅得二妓傳之。不識
得偉人幾許。北越廣矣。豈乏其人。吾刮目俟偉人
傳十編之出。

